

清
(五)

歷代小說筆記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畚經編輯

歷代小說筆記選

清(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平

歷代小說筆記選清五冊

(87392E)

五冊合售大洋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江 畚 經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兩般秋雨盦隨筆

清梁晉竹

甌北控詞

趙松雪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于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居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嚮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遂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文彬。篁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台錦城摩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爲人傳誦。錄其三首云。「錢唐太守醉西湖。隄上花枝也姓蘇。卽是東風儂是草。將春吹綠到蘼蕪。」「葉葉東風楊柳青。青驄得得傍花行。勸卽收卻金丸彈。留箇鶯兒叫一聲。」「十錦塘邊是妾家。小樓斜對木蘭花。西鄰阿妹

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喫茶。」清麗芊棉。情文並茂。鐵崖諸老。不得專美於前矣。

世俗誕妄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甯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祈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於是。穎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誤謬者。陳州城外卮台有廟。題曰一字王佛。卽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卽冉伯牛也。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于是合而爲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爲。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未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鄉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于西湖瑪瑙寺前。于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檢衽拜。」

不白之冤

陳太僕勾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尙全黑。裘文達公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乳姑圖

山陰某忘其姓名。有題乳姑圖詩云。兒勿啼。婆婆將與汝棗梨。兒且去騎竹馬嬉。兒前牽娘雙淚流。東邊一隻兒要留。口講指畫向婆語。婆婆不小喫乳羞。婆婆不小喫乳羞。不鋪張盡孝門面語。而描寫妮

妮之態自然入情。

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拱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已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曰癡兒子汝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唐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雞明日敬神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其一曰「宰黃雞可也」機雞同音遂以爲識。

汪彥章

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筆端三端之中筆端最烈謂其冰霜一語斧鉞千秋也然亦有時不足澆者宋汪彥章爲南渡詞臣弁冕入文苑傳其賀李綱右丞啓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旣名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互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可謂至矣及李爲張浚所誣落職彥章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夫正卯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則美諛之如彼後則醜詆之如此尙論者將何所適從乎千載而下李公之名爭光日月而彥章則人人知爲有文無行之人此等筆端不足避矣。

對聯

太白酒樓對云「我輩此中宜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渾脫無對又黃鶴樓對云「樓未起時原有鶴

筆經攔後更無詩。」亦飄忽有致。螭蟻祠對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西湖白雲菴月老祠對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以曲對曲，尤極渾成。潮州雙忠祠祀張許二公對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語，顛撲不破。于忠肅公廟對云：「特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繼之。」古雅切實。史閣部墓對云：「心痛鼎湖龍，一寸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枚花。」送子觀音殿對云：「我費盡一片婆心，抱箇孩兒付汝；你須做百般好事，留些陰鷲與他。」佛口聖心，自然入妙。痘神廟對云：「潮從前未判妍媸，到此鴻濛開面目；過這關方爲兒女，全憑祖父種心苗。」亦親切有味。廣東香山書院對云：「諸公到此何爲，豈徒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完人。」措詞摯而不邪。

下第制義

舉人下第，情狀可憐。陳午橋通參鴻未第時，戲爲制義二比寫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節題文句調，其文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于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爲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謄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阨如斯也？而諸公不顧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褂靴帽服飾鋪蓋，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不及夫清唱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如斯也？而諸公不敢也。」沉快之處，令人破涕爲笑。

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妬恨，輒

嘗于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獺祭乃成。」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住夫人中，爲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輟，質問之士環坐于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嘗罵先生復還詬之，蓋五官並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

于廟祈夢

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字一幅，錄唐詩云：「寒雨連天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湖，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舉博學鴻詞，制題爲璿璣玉衡賦，憶前夢文思沛然，遂中選，所謂玉衡妙也。後歷官清安，以宮詹予告，謝恩訖，賜印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然驚悸，返第而卒，所謂玉壺不妙也。又韓城相公未遇時，祈夢忠肅廟，至則先有人在焉，問占何事，曰：「求子也。」遂並鋪而臥。其人夢神授以竹管二枝，再叩，則曰：「問汝並臥之人。」公夢神與語，叩請終身，則亦曰：「問並臥之人。」寤而各述所夢，公告其人曰：「昔孤竹君有二子，今夢此是佳兆也。」其人喜極，舉手加額而祝曰：「願你狀元宰相。」後皆如其言。

河南村狗

廣郡窰頭村人言，蒙近野詔字廷綸，親迎時，婦翁之兄令公口占，以河南村狗四字冠于每句之上，公遂

吟云：「河漢浮槎到五羊，南風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來爭看，狗吠仙姬會阮郎。」其妻勸公力學，以雪四字之恥。公發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進士官僉都御史，卒祀鄉賢祠。

麻陽陋俗

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份金，始于一錢，而極于七錢，蓋一陽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徧設七錢者加簋，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

枕代頭

明熊經略廷弼既逮入獄，其臥處有一籐枕，每晚人靜，禮北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惟見一籐枕，大駭，相戒勿洩，亟報魏閣，大索不得，遂祕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經略真顱也。此事甚新，見秋曹日錄。

盧溝橋

關之爲暴自古而然，天下之關以盧溝橋爲最。凡入都者自鉅公大僚以至商賈百姓，莫不傾筐倒篋，勒索多方。惟鄉會士子例不稽察，然見行李稍多，亦必索取酒資。至三至再，丙戌會試，余偕王閔甫明經同行，大車二輛，早發長新店，比至橋，剛辰巳之交，關上見箱籠稍多，任意討賞。余以問心無愧，聽其嘈雜，再三剔剔，贈以青蚨四百片，行進彰儀門，已交未正，余戲作七古一首紀其事云：「東方睽睽雞既鳴，膏車

秣馬重前征。行行三里復五里。大橋已向盧溝橫。我遵公車之舊例。檢點文書付書記。關吏見我書箱多。疑我其中有他意。我乃下車陳其情。一詞上達君且聽。既無胡椒八百斛。又無瓜金一十瓶。車中本非鄭商人。問我南來何積蓄。才如八斗愁萬斛。書十數卷詩百幅。脚下緇泥三寸足。面上黃塵三斗撲。其餘零星敝衣服。例所勿征君且莫。吏乃向我前置詞。索我一斤兩斤之酒資。卻笑行裝太蕭索。請言其苦君莫嗤。我上揚州只一宿。不見腰纏並無鶴。我向袁江三躑躅。未聞餽贐嗟垂橐。千山萬水一吟身。十日三餐九吃粥。今日春明襍被來。空餘一鉢沿門託。卻有二百青銅錢。贈君小飲黃壚邊。明知未足飽欲壑。聊以餘潤分書田。吏前睨視久不報。欲接不接心口較。暗思措大總窮酸。買菜添來亦可笑。我窺其意無他疑。加以一倍任取携。書生已是大破費。當作犒師十二之牛皮。吏聞我言心悄悄。急取文書放關早。車聲隱隱過橋來。一鞭直指長安街。」

陳眉公

陳眉公在王荊石家遇一宦。問荊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烏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蒼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好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心儘力誇。獼猴祭詩書充著作。蠅頭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譴而虐矣。

謝道韞

道韞當孫恩難作。神色不變。及聞夫與子俱死。乃命婢肩輿。抽刃出門。遇賊。手刃數人。遂被掠。外孫劉濤。才數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請先見殺。」恩頓改容釋濤。及道韞嫠居一室。節終其身。智勇堅貞。巾幗丈夫。世但傳雪庭聯句。步障解圍。失之遠矣。

鴉片

鴉片產於西番。被處名爲合甫融。見徐伯齡蟬精集。向止行於閩廣。今則各省並皆漸染。其類有三。一曰公班。出明雅刺。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烏土爲上。即公班。白皮。紅皮。次之。別出嗎喇及盎叭哩者。名鴨屎紅。又名阿芙蓉。凡內洋載鴉片之船。曰薑船。省城包賣之戶。曰窰戶。其往來交土之船。曰快蟹艇。亦曰扒龍艇。販烟者俱在零丁洋。近年每歲來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約八百圓。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嘉應州吳石華學博。蘭修弭害文。辨之甚詳。近時內地俱有能種者。在浙者曰台漿。在閩者爲建漿。在蜀者曰葵漿。余曾有鴉片篇一首云。「窄衾小枕一榻鋪。陰房鬼火紅模糊。中有鴛肩鶴背客。夜深一口青霞呼。非蘭非鮑氣若草。如膠如餳色則烏。或云烏糞。或花子。運以土化。搏泥塗。加以水齊。炮製法。文火武火煎爲酥。清光大來渣滓去。煉金而液成醍醐。此品來此西域地。居奇者誰番賈胡。朝廷嚴禁官曉諭。捆載來若牛腰甕。關津吏胥豈不覺偷而賂者。千青蚨。况復此輩盡癖嗜。一見寶若青珊瑚。近聞中國亦能製。其物愈難毒愈痛。吁嗟黃金買糞土。可爲痛哭哀無辜。頗聞此物妙房術。久服亦復成虛無。其氣既窒血盡耗。其

精隨失髓亦枯。積而成引屏不止。參苓難起膏肓甦。可憐世人溺所好。甯食無肉此不疏。典裘質被靡不至。那顧屋底炊烟孤。噫嘻屋底炊烟孤。牀頭猶自聲嗚嗚。有江南程某者。作洋烟詩十數首。內有句云。「不覺漸成長命債。豈知早受一燈傳。」言之嗚咽。又裝烟之管俗名曰槍。價有昂至數十金者。有人句云。「此與殺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槍。」警絕。

賈秋壑

賈似道初入相。有人賦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久知其相業之不終矣。在位時曾令人販鹽百船。至京師賣之。有人賦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多載相公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又行推回田畝之令。有人賦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行立土籍之法。有人賦詩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詩皆輕倩淺易。然的是杭人輕薄口氣。

麻瘋女

粵東有所謂麻瘋者。沾染以後不可救藥。故隨處俱有麻瘋院。其間自爲婚配。三世以後。例許出院。以毒盡故也。珠江之東。有寮曰瘋塾。以聚瘋人有瘋女。貌娟好。日盪小舟。賣果餌以供母。娼家豔之。唱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順德某生見女。深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從。以生累世遺孤。且承嗣族叔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餘再訪之。則女於數日前爲生投江死矣。生大慟。爲封其墓。若伉儷然。番禺孝廉黃蓉石玉階作歌紀其事云。「花田一夜吹香雪。病葉狂花正愁絕。瘋人有女初長成。貌似天桃心似鐵。扁舟

學汎石城霞。錯被旁人豔色誇。綺籍耻登南部記。麗詞羞唱後庭花。人似江流留不住。黃金斷送蛾眉去。回首哀哀母氏恩。晨昏誰欲珍羞具。枉說佳人是可兒。啼飢消盡舊腰支。枇杷花發難拖屐。楊柳春濃懶畫眉。鳳城年少慕傾城。聞道珠江有麗卿。冀北馬空真少偶。花南鳥嘯况多情。阿嬌早把多嬌重。綠珠不惜明珠奉。知命從教誦小星。背人好把衾裯送。情根難斷意纏綿。意負君情兩可憐。流傳三葉歌芣苢。懊恨更番事箏絃。語入郎心心已槁。盈盈淚隨郎懷抱。桃葉江心欲渡難。蓮香巷內因君惱。一從分作兩鴛鴦。鎮日懨懨病掩房。已拚精衛終填海。無復啼鵲哭望鄉。香魂泯滅蛟龍守。水仙爲伴湘妃友。消息驚傳太瘦生。斷腸人似牽絲藕。鬢影釵光尙宛然。招魂剪紙向江天。幾時得遂三生約。再結韋家後世緣。余謂此女不獨于生有情。兼且造福無量。蓋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也。

巍字改書

天啓朝魏璫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祠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巍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此等諂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躲破鼓

有人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徧覓不得。翌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令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勾山太僕張崙。孫虛船通議顯。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於上。一

日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頓首對曰：「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演表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歷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啓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歷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鑑，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異之，令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條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宣和五年，或言于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于正夫，權姦之勢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趣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嘆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荊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荊公見呂惠卿，平甫于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遠佞人。」宋郊爲相，儉約自奉，弟祁爲學士，游讌奢豪，以十重錦幃覆屋，爲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喫冷粥時否。」祁答之曰：「傳語相公，試」

問當日夜半喫冷粥。是爲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

私蓄

明程至善無顏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卽驕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卽忍人也。」先大父央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爲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則犬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游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銚子不得。遂入宮。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餠。餅來日。御膳房起麵者。剝果者。製糖者。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買一大盒矣。」蓋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動。其不可忽如此。

清勤公隨筆

清勤公有隨筆五則。敬錄于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儉素。下體不着寸絲尺紬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于俗有益。」陶石簣云。「世族只爲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必須華贍。因之日事典賣。使祖業蕩然。逢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賸閭閻。居鄉則事居間。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墮裂。而不惜己之體面。終不能顧。豈非大錯。」從來蓄珍異之物。未有不招尤賈禍者。卽藏名人字畫。以

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有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粉墨登場。所費不貲。致滋喧雜之繁。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誨淫。爲忠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朱文端相國自奉甚約。撫浙時。飭所部凡婚嫁喪葬。貧富各有品式。務崇樸實。勿事華靡。宴會則簋極于五爲止。時翕然從之。汪西崑云。吾邑素風古樸。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豪華相炫。遂靡然一變。今冢宰王公。率先復古。往事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婚娶樓船簫鼓。競以夸勝。自公不舉樂。不張紅。遂相率而改其舊習。公見人厚款。則靦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但可以裕財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橫取。人品賢否。每係乎此。諄諄往復。紳士多承其教焉。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於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氏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有他事。我女醜拙恨妬。若嫁佳婿。萬一不和。便爲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壁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辦矣。」明蓮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於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

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勵精若此。

行路歌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言雖俚淺，足以醒世。

縣令念佛

樓功媿集前輩有爲縣令者，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尙想做佛耶？」其人悚然。余謂此尤有悔過之意。若今之知縣，並不肯手捻貫珠，閒中懺悔矣。

緩葬

杭人緩葬之弊，昔人以爲起於南宋，謂欲返骨汴梁，故設爲權厝之計，實不盡然。緩葬者，惑於風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著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人卜宅卜日，蓋謀人事之便耳。今之葬書，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係於此，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舉世信之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游宦未歸也。曰：貧無以辦具也。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於道路，尤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古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令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無所歸也。今人背違禮法，未葬除服，從宦四方，食稻衣錦，於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天，賢愚係於人，於葬何預？就使皆如葬師